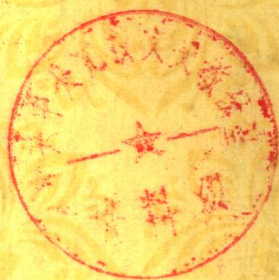


詞源注
樂府指迷箋釋

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主編

詞 源 注

張炎著

夏承燾校注

樂府指迷箋釋

沈義父著

蔡嵩雲箋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詞源注 樂府指迷箋釋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16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印刷三廠印刷

字數 64,000 開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 3 插頁 2

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 3,001—21,500

書號 10019·1750 定價 0.35 元

詞
源
注

目 錄

前言.....	五
原序.....	九
製曲.....	一三
句法.....	一四
字面.....	一五
虛字.....	一五
清空.....	一六
意趣.....	一八
用事.....	一九
詠物.....	二〇
節序.....	二一
賦情.....	二三
離情.....	二四
令曲.....	二五
雜論.....	二六



前言

詞源二卷，宋張炎著。張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，南宋初年大將張俊的六世孫。他的祖先裏出了好幾位詞人：高祖輩張鎰（功甫）、張鑑（平甫），都是姜夔（白石）的好友，鑑有南湖集、南湖詩餘；父樞（斗南）暢曉音律，詞名寄閒集，旁綴音譜，大概和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是同樣的書（今已失傳）。張炎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（一二四八），宋亡時三十三歲。一度北游燕京，失意而歸，在四明設過卜肆。卒於元代延祐、至治間（一三二〇年前後），約七十多歲。詞集八卷，名山中白雲，清人江昱爲作疏證。

詞源有錢良祐序，作於丁巳正月，丁巳是元仁宗延祐四年（一三一七年）；陸文圭跋有『梨園白髮，溝宮蛾眉，餘情哀思，聽者淚落；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矣』的話，那時上距宋亡四十多年，張炎已年過七十，這書大概是他的最後著作了（詞源成於山中白雲結集之後，予另有說，詳在詞林系年）。

鄧牧作山中白雲序，拿周邦彥和姜夔來比張炎，說他『無兩家所短而兼所長』。我們讀詞源下卷『句法』、『字面』、『用字』、『詠物』各節，都是關於文學形式方面的；他的弟子陸輔之作詞旨，立『詞眼』一節，羅列許多工巧的字句，就出於這書論『字面』及『雜論』所謂『須用功着一字眼』之說；這些原都不脫周、姜兩派詞的末流窠臼；但張炎對周、姜兩家是有軒輊之論的：他讚賞周詞的『渾厚和雅，善於融化詩句』，而不滿他『意趣不高遠』，不免『失雅正之音』、『軟媚而無所取』；對姜夔則讚不容口，並且專立『清空』一節來推

算他。

張炎論詞的最高標準是「意趣高遠」、「雅正」和「清空」。前二者還是南宋詞人一般的論調（那時出了好幾部詞選，多是以「雅」命名的，如復雅歌詞、樂府雅詞等，這是對柳永一派詞的末流而發的）；「清空」則是他獨創的主張。

他在「清空」節裏說：「詞要清空，不要質實；清空則古雅峭拔，質實則凝澀晦昧。」他舉姜夔的疏影、暗香、揚州慢等詞作例，說它「不惟清空，又且騷雅，讀之使人神觀飛越」。又說：姜夔詞清空之作，好像「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跡」；吳文英詞太質實，好像「七寶樓台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段」。張炎揚姜抑吳，就是他揚姜抑周（邦彥）的主張；吳詞濃麗綿密，本近周詞；周詞晦澀之弊，表現在吳詞裏最爲突出；又周詞「軟媚」的風格，在張炎看來，是「澆風」，是「失雅正之音」，張炎針對他們的末流爲補偏救弊之論，原是有意義的。不過，「所貴乎清空者，曰氣骨而已」（清鄭文焯語）；而我們細繹詞源全書，知道他對「清空」這個主張的要求，只是屬辭疏快（「清空」節）、融化典故（「用事」節）等等；他指摘吳文英的質實詞，舉「檀栾金碧，婀娜蓬萊」等句爲例，也只是字面上的缺點；陸輔之作詞旨，述張炎教他的話：「清空」二字，一生受用不盡，指迷之妙，盡在是矣！」詞旨全書的大半篇幅，也只是排列一些「屬對」「警句」「詞眼」的例子，這也可見張炎論詞的嚮向；並且詞源提出姜夔作爲「清空」的典型作家，而姜夔的風格却不是「清空」二字所能賅括（說在拙作論姜夔詞）；這些都是他說「清空」這個主張的漏洞。但是他這個主張，一直到清代的「浙派」作家們，還是誦說不衰，信奉它作爲填詞的最高標準！

前人論詞有『豪放』、『婉約』兩派的爭論，是朱非素，本來有許多是不正確的說法；到了張炎，改『婉約』而倡『清空』，它和『豪放』派的距離就更遠一程了。因為蘇、辛『豪放』派諸作家還做了許多『婉約』的作品，若拿張炎『清空』的標準來要求他們，就更其格格不入。張炎在『雜論』裏說：『辛稼軒、劉改之作豪放詞，非雅詞也；於文章餘暇，戲弄筆墨作長短句詩耳！』（他並且不滿元好問的推重辛詞。）這些近於荒唐的話語，正是他形式主義的文藝觀所必然有的結論！他前半生是個貴介公子，後半生是個落魄文人，他的生活內容和對生活的態度，是他這種文學見解的根源。

當時主張復雅的一派詞人，一方面反對柳永、周邦彥的『軟媚』，另一方面也反對蘇軾、辛棄疾的『粗豪』；曾慥的樂府雅詞輯於南宋初年，六卷中竟無蘇軾一字；南宋末年以『志雅』名堂的周密，選絕妙詞選，只取辛棄疾三首；這可見這些雅派詞人的看法；張炎正是承受這派詞人的衣鉢。

詞源全書大半都是討論詞樂的，他曾經從當時著名的古琴家楊續問學，又受他父親張樞寄閒集的影響，平生崇拜姜夔，這些都和他好談詞樂有關。他的『雜論』有云：『音律所當參究，詞章先要精思。』這是兩句名通的話。我們討論詞律，第一要求那首作品必先成其爲文學，然後才談得上合樂合律。姜夔作『自度曲』自說『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』，這是因文造樂，而不是因樂造文的。張炎對音樂和辭章的看法，正是善於體會姜夔『自度曲』的精神。我們看南宋方千里、楊澤民諸人——尤其是楊澤民的和清真詞，那樣連文理都不大通順的作品，却斤斤講究四聲陰陽！張炎這兩句話，正可以爲他們作當頭棒喝。

總之：張炎論詞雖有偏重形式的缺點，但是他在南宋是一位名作家，詞源裏關於詞的作法的議論，是

有其創作經驗的，有些話還可以作爲我們今天的借鑑。所以我們應該對它作批判的接受。

詞源原分上下兩卷，因爲本書選錄限於有關詞的理論批評，因此上卷論詞樂，這裏一概不選，下卷第一條說『音譜』，第二條說『拍眼』，也不選；最後一條『楊守齋作詞五要』，是作者記錄楊守齋對作詞的見解，移作『雜論』的注文，供讀者參考。

夏承燾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四日

原序

古之樂章、樂府、樂歌、樂曲〔一〕，皆出於雅正。粵自隋、唐以來，聲詩間爲長短句〔二〕，至唐人則有尊前〔三〕、花間集〔四〕。迄於崇寧〔五〕，立大晟府〔六〕，命周美成諸人〔七〕討論古音，審定古調，淪落之後，少得存者。由此八十四調〔八〕之聲稍傳；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、引、近〔九〕，或移宮換羽爲三犯、四犯之曲〔一〇〕，按月律爲之〔一一〕，其曲遂繁。美成負一代詞名，所作之詞，渾厚和雅，善於融化詩句〔一二〕，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，可見其難矣。作詞者多效其體製，失之軟媚而無所取。此惟美成爲然，不能學也。所可做倣之詞，豈一美成而已！舊有刊本六十家詞〔一三〕，可歌可誦者，指不多屈。中間如秦少游〔一四〕、高竹屋〔一五〕、姜白石〔一六〕、史邦卿〔一七〕、吳夢窗〔一八〕，此數家格調不侔〔一九〕，句法挺異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刪削靡曼之詞，自成一家，各名於世。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，去諸人之所短〔二〇〕，象而爲之〔二一〕，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！余疎陋謏才〔二二〕，昔在先人〔二三〕侍側，聞楊守齋〔二四〕、毛敏仲〔二五〕、徐南溪〔二六〕諸公商榷音律，嘗知緒餘，故生平好爲詞章，用功四十年，未見其進。今老矣，嗟古音之寥寥，慮雅詞之落落，僭述管見，類列於後，與同志商略之。

〔一〕樂章、樂府、樂歌、樂曲，四者義同名異，都是指配合音樂可以歌唱的詩。

〔二〕唐代初以五七言詩入樂，但五七言字句整齊，與參差多變的樂譜未能諧合，採用長短句就可適應樂曲的繁複變化。聲詩間爲長短句這種情況，就逐漸導致了詞體的正式成立。

〔三〕尊前，詞總集名，凡二卷，大概是五代或宋初人所編輯。選錄李白、溫庭筠、李煜等唐、五代人詞。作家三十餘人，詞二百餘首。名叫尊前集，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唱本，供樂工歌伎在酒席上演唱。

〔四〕花間集，詞總集名，凡十卷，五代時後蜀趙崇祚編輯，選錄唐末五代溫庭筠、韋莊及蜀中詞人十八家所作詞五百首，是最早的一部詞集。

〔五〕崇寧是宋徽宗年號，自公元一一〇二年至一一一〇六年。

〔六〕大晟府，宋徽宗時的宮廷音樂機關，崇寧四年（公元一一一五年）設立。它的任務是整理古樂，創製新調。

〔七〕周邦彥，字美成，北宋末錢塘人，有清眞詞。他於徽宗政和六年提舉大晟府，跟他同時或稍前後爲大晟府制撰者尚有徐伸（幹臣）、田爲（不伐）、姚公立、晁冲之（叔用）、江漢（朝宗）、万俟詠（雅言）、晁端禮（次膺）等人。

〔八〕中國古代樂律分十二律呂，又分七音。十二律呂各有七音，相乘得八十四調。但南宋時實際用的只有七宮十二調。

〔九〕慢曲、引、近，詞調的類別名。慢曲即慢曲子，與急曲子相對而言，又稱爲長調，如木蘭花慢、上林春慢之類；引詞如千秋歲引、江城梅花引之類；近詞如祝英臺近、訴衷情近之類。

〔一〇〕謂製作犯調之曲。宋詞中之犯調有兩類：一類是宮調相犯，即一詞中兼用兩個或兩個以上音律不同的曲調；一類是句法相犯，這近於元曲中之集曲，是集取同一宮調中兩個以上不同詞調的樂句而成一新調。三犯四犯之曲如三犯渡江雲、玲瓏四犯之類。

〔一一〕古代樂律分十二律以應十二月。宋徽宗曾令大晟府「依月用律，月進一曲」（見碧鷄漫志卷二）。楊纘作詞五要

說：『律不應月則不美，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，元宵詞必用仙呂宮（疑作南呂）爲宜也。』但當時詞人都不遵此。

〔三〕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：『清真詞多用唐人詩語，鑲括入律，渾然天成。』沈義父樂府指迷也說：『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。蓋清真最爲知音，且無一點市井氣，下字運意，皆有法度，往往自唐、宋諸賢詩句中來。』

〔三〕此書久佚，內容不詳。

〔四〕秦觀，字少游，北宋高郵人，有淮海長短句。

〔五〕高觀國，字賓王，南宋山陰人，有竹屋癡語。

〔六〕姜夔，號白石道人，南宋番陽人，有白石道人歌曲。

〔七〕史達祖，字邦卿，號梅溪。南宋汀人，居杭州，依附當時的權相韓侂胄爲堂吏。有梅溪詞。

〔八〕吳文英，字君特，號夢窗。南宋四明人，有夢窗四稿。

〔九〕『不伴』，不相等，不同。

〔一〇〕元陸輔之曾從張炎問學，他的詞旨中說：『周清真之典麗，姜白石之騷雅，史梅溪之句法，吳夢窗之字面，取四家之所長，去四家之所短，此翁（謂樂笑翁，即張炎）之要訣。』

〔一一〕『象而爲之』，作爲樣子仿照製作。

〔一二〕『譚才』，才能淺薄。

〔一三〕指張炎之父張樞。張樞，字斗南，號寄閒，有詞見絕妙好詞及浩然齋雅談。他作詞嚴守音律。詞源說他：『曉暢音律，有寄閒集，旁綴音譜，刊行於世，每作一詞，必使歌者按之，稍有不協，阻而改正。』浩然齋雅談也說他：『嘗度依聲集百闕，音韻諧美。』今寄閒集、依聲集兩書皆佚。

詞源注原序

〔四〕楊纘，字繼翁，又字守齋，一號紫霞翁。南宋嚴陵人。

〔五〕未詳。

〔六〕徐理，號南溪，會稽人。有詞見陽春白雪。

製曲(一)

作慢詞(二)看是甚題目，先擇曲名(三)，然後命意；命意既了，思量頭如何起，尾如何結，方始選韻，而後述曲(四)。最是過片(五)不要斷了曲意，須要承上接下；如姜白石詞云：『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。』於過片則云：『西窗又吹暗雨。』(六)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。詞既成，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，或有重疊句意，又恐字面蠲疏，即爲修改；改畢淨寫一本，展之几案間，或貼之壁，少頃再觀，必有未穩處，又須修改；至來日再觀，恐又有未盡善者；如此改之又改，方成無瑕之玉。倘急于脫稿，倦事修擇，豈能無病，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協音聲。作詩者且猶句鍛月鍊，況於詞乎！

〔一〕這裏所謂『製曲』，就是作詞。

〔二〕『慢詞』即長調。

〔三〕『擇曲』即選調。是說要作什麼內容的詞，要選哪個和這內容相適應的腔調。

〔四〕『述曲』即填詞。

〔五〕一首詞分兩段或三段，每段叫做一闕，或一片，下一段的開頭叫做『過片』。

〔六〕這是姜夔詠蟋蟀齊天樂詞，原詞是下面『詠物』節。

句 法

詞中句法，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？只要拍（一）搭襯副得去，於好發揮筆力處，極要用工，不可輕易放過，讀之使人擊節可也。如東坡楊花詞（二）云：『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』又云：『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』如美成風流子云：『鳳閣繡幃深幾許？聽得理絲簧。』如史邦卿春雨（三）云：『臨斷岸新綠生時，是落紅帶愁流處。』燈夜（四）云：『自憐詩酒瘦，難應接許多春色。』如吳夢窗登靈巖（五）云：『連呼酒，上琴臺去，秋與雲平。』閨重九（六）云：『簾半捲，帶黃花，人在小樓。』姜白石揚州慢（七）云：『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』此皆平易中有句法。

〔一〕『拍』字增娛園刊本作『相』，誤。守山閣叢書本、秦恩復本都作『拍』。

〔二〕這是蘇軾水龍吟和章賀夫楊花詞，全詞見後面『雜論』節注。

〔三〕這是史達祖的綺羅香詞，全詞見後面『詠物』節。

〔四〕這是史達祖的黃鍾喜遷鶯賦元夕詞，全詞見後面『節序』節。

〔五〕這是吳文英的八聲甘州詞。

〔六〕這是吳文英的聲聲慢詞。

〔七〕這是姜夔經過揚州作的自度曲。